

卷之四

伊濱集卷十六

序

贈伊埒布哈序

古之為教何其異乎今也其為學也亦然舜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夫子教顏淵曰克己復禮為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皆先立其本者也今

元
王沂
撰

之挈挈乎詰訓文辭之末者能若此乎工師之為厦屋
其於基必廣以固而後委羣材會衆工度高深圓方短
長之宜而壅斷焉而結構焉而黜堊焉而斧藻焉苟狹
而不廣圯而不固則棟橈是懼何幘幪為古之為學亦
然大本既立而後別欲理分義利殊公私善惡學以聚
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由是致廣大而盡精
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由是而位天地而育萬物今之逐
逐然施丹漆於糞朽者能若此乎其為教也如此其為

學也又如此人才之不古若也宜余為此歎久矣奈之
何德微官薄而言不信於人也國子生伊埒布哈由分
積優升貢於有司求余言以為鄉榮余懼其狃於小成
汨於今學故告之以此詩不云乎天生蒸民有物有則
知有物而不知則雖曰已學吾不謂之學也已生無疑
於斯言

杏林詩序

漢仙人董奉為人治病法多神驗病愈者謝金帛之饋

植杏為報歲久蔚然成林古所謂人貌而天者仙之謂也余聞醫有相道焉弱者恃以強脆者恃以堅危者恃以安而天者恃以耆俾服冕擗笏於堂廡之上皆若而人則良醫良相之說不誣矣楊子雲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余謂吳季札魯仲連安期生皆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其誼可少哉俾子雲而知此庸詎誨其少作雖法言不作可也合淝蔚章父世為醫名其居曰杏林揭藝文為大書以表之章父子子陽尤精其技古右之

由技而進於道如葛稚川陶弘景孫思邈之流皆為列仙獨君異乎哉傳曰仁者壽章父父子勗之而已宗工秀人咸詩以美之而沂為之引元統三年十月十日襄陰王沂書於國學之崇術齋

潞城元材卿壽八十詩序

上黨古晉地詩唐風言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德化勤生以儉嗇樸厚而純固以之治生則殖其家以之養生則遐其壽最得古之遺風國子生郭德恒潞人也為

余言里之望元材卿者其少也於田畝能盡力樹藝於物能操其竒贏既起貨益折節為儉既老不肯少懈既致蓄藏能竭勞振乏紆通已責以德其里以教其子若孫年至於八十尚能書細字儀狀甚偉聲音滿室拜於前者不知其已老也余謂雖城一之所致天之所施與亦其風土之厚信若詩之所謂也詩去今千餘載矣士大夫歌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慨然有思深哉之歎况見其人歟從而賦之以表陶唐氏之遺民以俟如吳公子

札者觀

隱軒詩序

言出而為詩原於人情之真聲發而為歌本於土風之素方其未有詩與歌也豈無言若聲哉尚而繫壤康衢之謠降而越棹謳楚春相情有感發流自性真又若遼交涼薊生而殊言青越函胡聲亦各異於是其有唐儉魏陋衛靡鄭淫蓋有得於天地之自然莫之為而為之者矣余嘗性世之宗唐詩者陋中是州蓋不知一代之文

有一代之體猶大而忠質文之異尚小而鹹酸之殊嗜夫以一已之好惡而欲人之我同惑矣三百篇以降由楚漢迄唐宋金二十餘年作者蓋盡心極力而追之然卒莫與之並詩豈易言哉太原李君文美早從遺山元先生遊其為詩與樂歌孰不近俚華不至浮婉約而達敷暢而則甚有似乎遺山也既沒之年其里之士相與集其遺文為如干卷曰隱軒集以傳於世隱軒其自號也國不伴讀康某來求余引余故推其測源淵所自而書且

俾學者知學之必有師法也如此是為序

太微詩序

音之數不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傳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一也者其道之本歟及其至也視之而不見其形聽之而不聞其聲循之而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

教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五而色成焉其
全也純兮若樸其散也混兮若濁濁而徐清冲而徐盈
澹兮其若深淵汎兮其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噫
其亦微矣哉雖然孺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玉石
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道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顧
余之類烏足以言微哉滹陽章元傑早為黃冠師入等
小事劉宗師弟子王棊虛喜其信道之確也授以杖笠
曰是他日能昌吾教者也而果然參政中書許公為書

太微二字以扁其居而元傑問其說於余故以是告之

熊石心詩序

至元二年秋九月沂望屬車之塵於龍虎臺過昌平會
熊石心教授袖詩見示且出翰林待制揭公曼石銘其
先之辭知其為豫章人也與之過劉諫議祠堂望西山
酌石泉捫古碑而讀之留三日而別明年夏五月石心
攜其稿如千卷過余京師客舍求書其端觀之則知其
單遊遠遇憂嘆愉樂之情必發之於詩載大江過洞庭

轉彭蠡魚龍之宮羅虎之聚風雨明晦寒燠之變一發於詩過陳蔡梁宋趙代之故墟覽山川之形勝風土之嫩惡民俗之澆淳又發於詩觀光上京仰宮闕之壯麗人物之繁庶其接乎耳目者紛然層出而心之所屬者又一於詩而發也士生文軌混同之時不能遐觀遠覽以見於文辭而懷居養安以沒者獨何人哉石心之詩翰林供奉黃君子庸稱其不雕刻為工故其語實為樵悴之態故其氣平惟其語實而氣平故真而不雜余謂

言出而為詩一原於人情之真聲發而為歌皆本於土風之素此蓋有得於天地之自然莫之為而為之者古之作者皆是也所謂真而不雜者有味乎其言也哉是為序

曹大榮詩序

大同之豐州居民曹大榮家本農也以儒術飾其躬以孝友篤其行父晚病風大榮時寒燠奉甘毳視藥物之良者而敬進之積十年未嘗一解顏而笑夜則禮北斗

乞以身代父父既沒治喪一尊朱氏禮兄大舉早世三
子甫髫也教育之猶己子其族姻里閭之絕者給之負
債不能償者已之其行若此鄉人合辭列於州大榮固
謝曰是人之常而欲揚名於世耶余友祖輔卿為余言
如此輔卿不妄人也故余道大榮之事不疑吾先世家
袁山之陰金季遷徙南北大同吾士也聞其山川之形
勝風俗之醇古固已翹翹寒裳奮懷欲訪其遺老問里
之社與先曾大夫之故居及聞大榮之行誼則又銳欲
敬止余為之書孰曰不宜

東溪詩序

抗思於埃壘之外娛意於清冷之濱樂漁釣而甘蔬鱸
此士之高舉深遊者也今楊君俊卿將家子職軍旅自
號東溪豈真有慕於高舉深遊者耶抑其厭豪侈之習
而思洗濯於山水間耶其友京學提舉鮑君仲華為余

言俊卿致孝於親信於友溫密以裨身恭慤以勤職而無絕俗離世之想其為詩紆餘不迫而無憤鬱不平之氣其所以號必有以余聞而笑曰今夫詔夏漢武之作衆人聽之或以不知而不愛或一心以謂有鴻鵠將至繳而射之雖近而不聞故溪山泉石之美未嘗無有也惟好之故樂之惟樂之故名之今巧宦善富震世埒國者動其身以營一世不知饑之食渴之飲其於山水之樂何有澄瀾鏡波搖曳蕩磨鳧汀鶴渚間烟樹立支_筇芝

圓葭楊芳吐華釣磯蘆艇出沒掩映千態萬狀心移神曠鷗鷺相狎風月相答當此之時不知世間孰貴而孰賤孰失而孰得也君自號之意有在矣仲華笑曰然子其為之書以求宗工秀人詠歌之俊卿與仲華同里同年學同師今由滁州萬戶府鎮撫移鎮無為州云

王氏壽八十詩序

諸生張震請曰震祖母氏王理家有儀矩身處其勞而佚子於學臨諸婦甚嚴凜、如奉盤水猶莫能當其意

於內外姻屬承趨賓接無一間言閨門干指無敢私烹
炊者用是震等得級弟子員今祖母年八十二內外親
伏臘燕聚長少訢訢就列舉酒為壽蹠然危坐訓其子
若孫皆持身之大節鄉先生之評賢母者皆曰吾祖母
而聖朝詔賜高年帛吾祖母必在其間先生其筆之以
求大夫士咏歌以祝壽考益昌延於無期也余嘉其情
而為其書

城西小隱圖詩序

去都門而西羣山羣翠叢出岡嶺起伏^峯舉蠻蔓延炊烟
林霏變滅異態迭者莫不躊躇相羊而喜翛然不能去
夫既既^豈饜於塵埃車馬之煩囂而欣得於山林登覽之
樂而人意物境若與之期者此城西小隱之所以為勝
陰者彥暉之所名而好事者之以所圖大夫士之所以
咏歌也士蹈其義者鮮者逐逐然印組為務者狃於利
而不知返隣狺抗之居廁麋鹿之遊者安於故而不肯
出二者皆非義也陰君出則跬步乎市朝處則俯仰乎

山林無留祿之譏無絕俗之弊豈所謂無出而陽無人而藏榮立于其中央者耶

如在堂詩序

沛國師君具瞻準程氏式為木主祀曾祖以下倣朱氏儀為祠同室異龕以奉享嘗署曰如在國子助教陳君澤曾既為之記且求大夫士為之詩請沂序其端昔有學詞於宋子車者子車曰禮樂之節牲幣之數我何敢愛終祠之所貴者誠因春氣之來而怵惕焉因秋氣之

往而悽愴焉祭之日儼然肅然如見所祭則誠之所修在子乎在我乎誠者其存亡形而屬坑絕乎噫荒一氣之所感通何如哉是未易以有無論也傳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顧在己者耳雖然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諸公之為師君詠言者其在斯歟

鮑仲華詩序

詩造於平淡非工之至不能也昔之業是者齒壯氣盛

扶其英銳其探遠取絢爛為綺繡明絜為珠璧高之為
廟崖峭壑浩乎為長江巨河引而躍之為驤龍舞鳳及
其年至而功精華歛而寔食嚮之英且銳刮落則平淡
可造矣是蓋功力之至而然不以血氣盛衰而言也苟
微志以基之微學以成之恃夫才驅氣駕則歲邁月逝
顛秃齒缺其見於言辭者若寒蛩之聲槁楸之色且求
與盛年比不可得尚何平淡之敢言噫獨詩乎哉滁上
鮑君仲華早以詩名諸公問翰林學士袁公伯長稱其

言完氣平不刻削以為工而合乎理之正有得乎歐陽
氏者如此其知言哉而仲華歛然不以其能自足晚而
肆知邠邠山水間以寫_其懷以昌其詩而庶幾所謂平
淡者故其自序亦屬意韋應物陶淵明余慨夫五言之
道近世幾絕仲華獨知所希慕此其志何如哉其功力
所至蓋將與滁之山水俱傳故述其所以然者書其編
端文質老人者仲華自號云

靳母王氏詩序

始余居虎林聞於潛縣大夫靳君汝弼教名公既沒而
縣人思之至頃間余遊京師史館楊君士傑為余言其
里母王氏仁厚莊靜能讀論語孝經曹大家書劉向列
女傳始於為女中於為婦終於為母皆盡其道問其夫
則於潛斬大夫余於是嘆於潛之為理亦其妻有以相
之也初於潛之沒王氏於羈旅藉庇中教養二字德同
德潤皆為成材能世其先人余又漢王氏不獨相其夫
又能成其子可謂賢也已今年八十五耳日總明秀眉

華髮子婦諸孫詵詵在列其壽蓋未艾也夫壽所謂王五
福德者福之基也惟王氏有之余觀古后妃至於諸侯
大夫之妻內修法度輔佐其夫而免置之人江漢汝墳
之婦女皆承其化篤於禮而詩人歌之若王氏之善宜
歌於風而被之於無窮故余為之書

戴孝子詩序

連水戴之玉蚤以孝聞既喪母幕劉師貞作像以事之
朝夕反告羞甘鮮奉七著如常所以存亡形致隆敬也

大夫士咸咏言以表其行因李敬叔請子序請其詩則
恭議中書許可用翰林待制劉時中奎文學士李溉之
之筆參焉同年也同館也吾知其不妄以詩與人者敬
叔又與余言子玉恂恂蹈規矩其衛身也肅括其為吏
也謹文法其教子也儉以嚴其視族人也愛以均得耳
目者如此是可謂能子矣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始於
一鄉推之無遠邇而化表於金石示之後世而勸其故
有如此者使子玉持此心久而愈篤則不獨化及夫人

而天錫瑞物神見秘祉將見其園廬丘隴之間甘露醴
泉三秀之珍叢生而勇出駢枝連理之植蔚然而交蔭
而白鳥馴兔之翔集其間也余備員史館當書之以彰
聖代正治之純而俗化之厚宣延風美觀示將來子玉
曷之母俾觀人審其作輟而已也

孟母慶壽詩序

蘭陽居民孟母以絲當粒聚大其家以訓誨不倦成其
子年八十四蒼顛秀眉耳目聰明子婦諸孫詵詵在列

搢紳先生為誦歌之其孫文武請余序余觀詩人之歌
其后妃至於諸侯大夫之妻內修法度輔佐君子則見
於閔雉葛覃卷耳樛木之詩而其效之見始於子孫之
盛故次以螽斯延及於男女之及時故次以桃夭其化
之所被者遠則見於兗冒之人江漢汝墳之婦女鵲巢
采繁言其德其職也草蟲采蘋言其禮其法也夫婦之
懷思者不失其義則見於殷其雷之詩男女之嫁娶者
不失其時則見於標有梅之詩上不忘而下自恭則見

於小星之詩下不怨而上自悔則見於有汜之詩又若
泉水載馳賦歸寧也柏舟蕩風賦寡居也綠衣終風日
月竹竿之怨也雄雉擊鼓伯兮之思也碩人之言容飾
之盛至矣備矣而詩壽考者無聞焉將治化隆治而壽
亦修短不同人道之常耶廼今洋洋誦歌若是豈其子
之心顯揚其親者切而來之篤耶抑升堂以介望夫彤
管之儀者將同是樂而不知其言之不足耶亦霜履踐
露盡然有以悲感而形於嘆羨也耶雖然漢制長吏存

問高年歲時致帛絮牛酒初不問於男女聖世有賜帛
之令猶其遺然也然則誦歌者可不知其所自也耶

綠衣亭詩序

余嘗過成寧之墟覽山川形勝吊楚漢之遺迹行禘臨
望意其民俗剝悍上氣力少禮文也今熊生樞貞確端
懿氣象甚茂研精經術不告勛是以知王教誠中和
之所致古所謂風俗與化移易信矣樞因余友集賢修
撰同初請曰樞之曾大夫別駕字繼先以孝聞鄉里名

堂曰綠衣宗工秀人咸為歌詩今樞居之輪無日以葺
草樹日以茂英辭妙畫未泯泯也而吾大父之音容日
遠矣泣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先生其為我序之余聞其
言又以知生賢固世教所獎成亦其教行於家者使然
也余生也後不與而祖接觀其名堂其孝於觀可知觀
子之承德襲訓其澤於後者又可知此大夫士之所以
咏歌也

蕭東崖詩序

東陽故為文學郡縣沈隱侯賦八詠而詩人騷客角立
傑出禹錫謂教得邦人解吟咏非虛言也蕭君蘭坡於
詩險不入怪巧不近浮行雲流水姿態橫出其得於隱
侯為多建安中徐陳應劉馳騁於一時識者謂兩京餘
澤猶十七尚存自後文體屢變工而愈下麗而益靡庶
幾古道者惟隱侯耳蘭坡詩律欽情約性因狹出奇吾
所謂有得於隱侯者其子和之欲板以傳世求余書其
端余舊聞東陽佳山水欲登八詠樓訂黃初平之遺迹

弔唐悅齋呂東來陳同父學術之同異未暇也今讀蘭
坡詩歷歷在吾目中矣奚必暇賦遠遊哉

盧祥伯挽詩序

古人之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其子孫若懼後世之不
知既銘而掩諸幽又揭於道其與遊者則又感疇昔之
好聲以其寄其哀若田橫之客歌薤露萬里後世則又
與其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而發揮之若杜子美之賦八
哀今之為人子孫者往往請請人為之蓋其褒揚親之

心也切而然亦詩之感人也深有不待夫金石而後傳者昔阮思曠有節車人欲以葬而難之思曠曰車而使
人憚借何以為也遂焚之工詩者心乎思曠曰車而使
莫之與耶江右處士盧祥伯歿其子順孫壽孫既葬曾
君傳之狀其行寔云蓋隱遯而非自潔者余因推而序
之其亦思曠之心也哉

伊濱集卷十六

伊濱集卷十七

元 王沂 撰

序

遊伊川亭詩引

延祐之間余吏伊上暇日訪求先賢故蹟得伊川亭遺
址於郡治之東山曰司諫許公道真之所遊止者元裕
之中州集云也方公之謝事而歸而常相羊肆慾以悅
其意於山水之間而一時遊且官於時^是邦者為斯亭以

遂其樂比古迹蓋信然也不知亭幾時廢獨斷碑立草
棘間為之喟然太息圖復其舊居無幾余去官不果明
年春三月與三二子履訪其地攀援而登掃花席草酌
酒相勞擱碑讀之悵然至於日入相顧而嘆曰許公遂
處當世進則效其思退則全其樂可謂自信特立也已
想其杖履於茲也負崖之軒凌虛之檻賢豪魁傑日相
往來登臨北望之樂山川雲物之勝既以自適其適而
歌呼起舞上下角逐爭相後先者亦有以同其適也豈

非哉者百年之後化為荒墟霜露荆榛之所蒙翳狐虺
猩鼯之所遊蟠薪人牧子之所歌嘯而躑躅興懷之變
又何其悲也然自前世無不皆若此而迹許公之詩以
傳後而俾後人低徊俯仰者則不在於斯亭之存亡也
二三子咸賦詩以紀其事而余為之序

菊莊詩序

菊當秋高露凝始華故其氣也芳烈華黃故其色也正
采擷暴燥為藥劑滌而肝昏腎蘊熱故其味也苦神農

書載其功輕身延年故飲潭水者恒得上壽屈原離騷
錄與橘桂芝蘭蕙芷為伍故以比君子忠貞潔白有特
操者近時藝業植者灌既培養接根剥芽益盡心力而
花豐碩研麗色朱紫碧綠縞緗元黝斑駁間雜變化至
數百種色香味非復菊矣於神農所書大不侔於離騷
所比忠貞潔白有特操者又何其寥絕也雖然荒山野
水之濱風霜所偃薄草蒿所埋翳豈無忠貞潔白有特
操者歟又豈無欲其水而壽者歟東蒲欲鵬翼張藝菊滿
心目歟余故序以問之

送劉掌儀序

古之人何其安於禮也其在宗廟朝廷籩豆簋簠牛羊
酒醴之薦交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
獻酬百拜其煩且勞如是宜其交錯紛亂也然樂作於
下而禮行於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可不謂難哉蓋

其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校有司習之有素閑
之有具於衣冠飲食有其度於言動視聽有其容其安
之者勢固然也去古既遠三代禮樂之名雖存然其說
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由其用之者非其素所習也
亦其勢然哉今也俾民得以見先王之禮者學校釋奠
而已而國者又天下之所觀也非習之有素閑之有具
而欲其周旋中節也難哉矣此掌儀所以設也凡春秋
二仲布儀物肆樂舞犧象邊俎之列興挽折旋之容弟

子員雁行立惟掌儀是聽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
者惟掌儀是聽其於禮非服習而安之者若是初乎初
劉任時以經術行誼為諸生所推補焉未幾服方領習
矩步者靡然嚮風曰是習於禮者也祭酒司業既以名
聞矣將擢郡博士任時安於此有不安於彼哉雖然儀
者禮之文也持其心養其性者禮之本也子既習其文
盍亦求其本若然則異日為公卿大夫一於是而已獨
郡博士乎哉

節婦胡母詩序

濟寧胡士元來請曰吾祖母氏張年十有八歸我大父
大父不幸蚤世祖母時年二十六家故貧舅姑春秋高
吾先子兄弟尚幼祖母獨任家政繕塋塚嚴饋祀供徃
賦躬勞苦隨先後緩急為樽節以保有我家事舅姑能
盡其孝教養諸孤俾男有立女有歸縷積粒儲至有田
以食有廬以居方其憂戚窮匱人以為難處而未嘗亂
其志及其老而歲時慶賀子婦諸孫詵詵在列里舍榮

之而其自處彌約年八十四臨終顧謂諸子曰吾保助
汝家振於既墜至是無憾矣既二千石上其行於朝表
且復又曰初吾家青州之濟河天兵墟金先世昆弟四
人以節死獨吾曾大父以垂髻免祖母之烈既昭於世
而吾先世竟泯泯矣先生其為我書余曰婦教廢久矣
若夫人之賢雖出於天性亦子之先教行於其家也魯
祖諱成祖諱立立子三人曰德曰義曰慶義生士元士
元以經術侍帷幄嶷嶷有聲其址所施在是大夫士知

其事者咸歌咏之而請余書其端元統三年三月二十
日襄陰王沂書於國子學之西齋

馬節婦序

晉馬氏年十五適同里王懋卿時舅歿姑老既而喪其
夫抱在髻之孤馬氏鬻父母遺笄髮間物以營室宥羞
甘藟伺顏色以養其姑不足則又縷絮緝絕以佐其闕
家素寒也撫之至於有立有歸今春秋七十有司上其
行表其門矣歌曰壯士在險身或辱婦也秉義潔冰玉

挽笄解鬕化拱木粒聚絲蓄佐不足以樞蟋蟀因晉風
婦也高節烈以同自奮單弱保厥宗牲不掩豆祠春冬
婉也有歸童冠巾疇濟登茲智且仁懷清有臺高華嵩
名與汾水流無窮

李仁妻貞節婦詩序

婦人名不出壺其以貞節稱者當哀其不幸而體其不
得已今既表其閭又從而詠歌之無乃放於文而沒春
秋之義歟抑於可哀之中又有可勸戒者歟亦為子若

孫欲顯揚親之志篤而託於辭以求不朽歟故代之東
鹿軍有李仁者配王氏仁早卒王年廿九孤顯祖甫髫
也克自振單弱不亂其志緝絕縷絮勤以自給年六十
三當天歷二年州里上其行旌表矣其所謂可勸戒者
歟婦教廢久矣若王之節出於天性是可謂賢也已此
余所以書而大夫所以詩也歟

節婦陳氏詩序

宋社懸墟襄陽以蕞爾之地北抗天戈士有效死前驅

者也襄邑郭某其妻陳氏年甫二十六子生九月矣飲
泣設祭想魂乎千里之外自振單弱保有其家以成其
子以不亂其志享年七十五以歿孫有名元益者因國
學生同郡李文求余書是家夫效忠婦持節其於死生
之義盡矣當用兵襄漢時士之自奮行陣以樹勲業者
相接踵也郭之歿雖無表於世其妻能若是必有過人
者矣今元益兄弟五人以謹厚謹稱里中天之施與善人
何如哉拍舟詩於鄘國殤歌於楚士大夫動以三百篇

歌為法可徵以繼其聲耶是為序

節婦劉氏詩序

豐州民于國寶其名于妻氏劉既孝且貞于既早世身
廢子嬰姑老失子啼不成聲勢有孔棘義不得寧自振
單弱守節如城脫筭解鬚若涕漣輕縷絮緝絕以經以
營以祠春秋豆不掩牲其姑以養其宗以承服難體順
惟日兢兢老肆而安幼強以成二千石吏聞於朝廷嘉
其節行既復旣旌壯士在險身或侵陵婦也秉義玉剛

冰清詩以歌之式揚其馨走也作序抽思非精

趙節婦詩序

國子伴讀趙守義請曰祖初母魏氏之歸我先大父也
逮事舅姑惇行孝謹宜於我家大父仕江南不幸卒官
時先子尚幼祖母年未三十抱嬰扶喪觸風波瘴霧之
毒冒軀虺蛟鱗之險歸止舊舍繕塋塚誨勵諸孤已而
親戚憐其早寡或以改適間之輒怫然曰人而獸行也
居久之舅姑繼沒播撫經營乃畢大事納我諸孫於儒

令守義又得綴弟子員其可忘其所自耶先生其為序
將求大夫士詠歌之余謂婦職壺未尚柔乃令趙母扶
微抃振阨壞而與老者待以安幼者恃以立沒者賴以歸
蓋其明智過人材又足以立事故始終能成其家而不
以流寄躋阨少易其意學士大夫有難能者也易曰坤
至柔而動也剛趙母以之是不可無傳也

節婦孫氏序

節婦孫氏事嘉於陳文靖公而筆於余友何君巨源之

文其所傳必不妄婦以節行旌非古也先王之治自內
始而化行於江漢汝墳之間其有執節不二庸何顯世
儆俗偷情勝理欲奪義其能以節名者不有以韋之則
奚以振頹靡昭貞烈也孫居顛頓躋阨之中而能不亂
其志奮勵經理絲蓄粒聚以續蒸嘗事老以安怙幼以
立義徇良人力保謝宗化行如婦張亦守義弗奪有烈
如此其顯揚也固宜然則人盡所天忍恥再醮者聞孫
氏之風能無愧於心乎

任安之孝行詩序

冀之武邑有篤行君子曰任君者世長左都威衛百夫少孤致孝於其母定省以俟晨夕溫清以節寒暑甘旨以供口體敬恭以伺色言既喪不飲酒食肉哀摧杖始能興廬於墓三年除喪事其兄甚篤凜乎若嚴師蒞側既喪廬其墓三年言必戚哭必哀一以禮為師既退老於家年九十餘而飲食倍人儀狀甚偉進拜于前者不知其已老而子國璞以謹厚自將世其職國英以力學

自奮植其家諸孫誦誦樽席之側以承以翼以佚其老宗工秀人賦以誦之其從遊諸生王居貞為余言如此余未及識吾_君觀君之孝於親者可以知其恭觀君之事於兄者可以知其厚迹其恭且厚可以知其壽考於身流澤於後天之報_施善人何如哉是不可無傳也君名惠字安之官忠顯校尉兄潤之政之享年亦九十云

丁伯堂孝行序

伯堂者完州人也早喪母父繼良貧不自振以伯堂嗣

同郡馬敦謙已而敦謙妻物故女利其家貨謀之壻勸
父俾勿娶伯堂得其情理為敦謙繼室已而有子且立
矣而敦謙卒伯堂既營墓哀毀骨立或人以其非馬氏
子聞之伯堂供子職自若也先是其父繼良從家河間
繼室劉生子一曰仲謙劉歿繼室趙生子二人繼良垂
歿顧言仲謙曰汝兄嗣馬氏存歿未可知汝其為我求
焉即死弗憾至順間伯堂客京師遇仲謙言其父命如
此乃相號泣遂歸丁氏之河間拜父墓問二弟安在仲

謙告以歲大疫鬻於鉅室高氏矣乃訴於官損貲贖歸
竟同鬻馬王先王曰俗之壞久矣大夫士於其厚或薄
如君之所存蓋人之所易到而余次第之者蓋有警也

送蹇生序

襄陽蹇敬之年十三而喪其父事母以孝聞後四十年
而母歿敬之水漿不入口三日躬自陶甕而墳之且謂
其友曰親之存也竭吾力既歿而遂怠焉是死吾親也
吾廬吾親墓側庶幾吾心安焉國子生脫寅為余言如

伊濟集卷十七
此余為之嘆曰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子之職也而未可以言孝愉色而婉容承顏而順志可以言孝而未可以言必至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而後曰孝之至也敬之有焉余嘗暮申屠子龍周磐楊炎之為人以為世不多見而敬之孝行如此使充之以學問則其所就可涯也哉

孝行叔方序

孝行叔方往縣民事母孝母嘗患目疾巫醫皆無功叔

方焚楮設誓旦暮禱於天十年不懈忽一日平復如初鄉閭以為孝感致然余聞天之高也地之廣漠也鬼神之不可知也人能感動之者誠而已故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叔方知此道使終之不倦則其為孝當何如也說

克呼穆騰字說

監深州郡克呼穆騰西域人世居什納什勒國唐初西域主阿喇愈氏始用其國言撰字修書以教其人以故

能通者皆命爵賜姓以褒寵之克呼穆騰之先有能通其書與字者故因其地而賜姓什納什勤國初天戈西指其四世祖某以技藝得故徙中原占藉趙之中山監郡君與其弟舍克布問名與字於余史稱漢使通西域采玉石以歸然則玉故西方之物也而周官書玉人之事用之於廟祀致命於諸侯或以聘聘或以治兵夫祭祀聘問征代皆國之大事也其器必以玉蓋物之備五常者惟玉為然故君子貴之也而况什納什勤氏為西

域之鉅族則必知玉之所以為貴矣蓋郡君故余名曰瓚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夫必至寶之器而後能受至精之物字之曰清之名舍克布曰璋詩曰奉璋戕戕髦士攸宜夫執玉高卑容之俯仰君子常以言休咎矣是可敬乎故字之曰敬之夫思其名之貴則知其所自貴思其字之美則知所以金其美惟其曰貴曰美則知所以自修矣

傳身字說

余觀子產晏子之論禮曰禮之以為國與天地並又曰
禮為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何其言之相似也而荀卿
乃曰性偽於禮義猶器偽於埏植木偽於斲削擬之二
子又何醇疵之不侔也又曰無埏植而後土安於土無
斲削而後木安於木無禮義而後人安於性彼其意欲
減禮而存性也禮亡矣以論性土柔於金而治不能銷
冰脆於木而工不能斲性之所無有者聖人能以為偽為
哉無埏植則不如無土無斲削則不如無木無禮義則

不如無人以為無之而後安者是無人而後可也二子
之在春秋先王之澤未熄其言之醇固宜若荀卿之言
陋矣所謂道廢士之為橫議者衆歟雖然禮之本非天
地不因禮之文非聖人不備故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
之至也國學生灤京傳享為字曰生禮於經卿術取明易易所身謂者
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者也生於經術明易其儀容合
於禮其文辭梓澤合繩尺嘗充上京鄉貢士將用於時
矣故余告以始於天而成於人者子產晏子之言可法

荀卿之言可戒也哉

薛生字說

楚人有二璧其徑相若也其色澤相若曰而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或問曰徑與色澤相若而價倍何也對曰其一側而視之厚兼寸是以價千金失能薄而能久者未之有也洛人浙省左轄薛公之猶子理問字於余余謂凡物莫不有理而理之義重玉非以其鎮而栗溫而澤歟斯君子之所以比德也夫鎮而栗溫而澤理之至

也然其貴必以厚斯君子之所以躬自厚也歟故字曰子厚理也勉之處則為和氏之璞出則為王者之器無俾人曰是石之銜夫玉者也

呂元祿字說

三王之盛教化既成士皆世其道德驛命之言非謂其盛時也將教法既壞而然亦膏梁之性難正也樂伯論公族大夫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鎮靜者修之夫豈有不由禮者哉况於三王之教耶門蔭

之德裕視進士之牛相孰賢先儒亦嘗言之矣元祿勉
之

沃呼允常字說

海於天地間獨不有所納抑亦有所施也人徒見其滔
滔百川靡晝夜而東注自古至今不見其盈溢而不知
其氣之騰乎上也蒸而潤者謂之露壚而霈者謂之雨
飛而結者謂之霜雪雨露之生成霜雪之收藏而澤之
被乎物者廣矣故曰不獨有所納抑亦有所施也其納

也無窮其施也亦無窮可不謂有常乎人之為學也亦
然虛其心以集衆善推其仁以及萬物其體也無窮其
用也亦無窮非有常者能之乎沃呼祕書問其名與字
義於翰林供奉陳君衆仲而學士歐陽圭齋又廣其說
而重請於沂昔人謂從欒伯之言可以滋從范叔之教
可以大余復何言雖然虛其心以集善推其仁以及物
者亦在懋之而已

徐完字說

伊洛集卷之五
浮光徐君復初名其子完完甫冠請字於王沂沂曰天生斯人五性具焉萬善備焉曷嘗有不完者哉由其稟或乖於純秀之會情或汨於嗜欲之偏放之不求邪之不代於是本之完者有時而虧矣古之人知其然閑之有具養之有素是以其完者益完及其德之成也盎然其盈溢沃然其光明歸乎其高浩乎其深蓋有言語不足以形容者其美豈不至矣沂字之曰仲美夫美非自外至也與之者天充之者人充之則於天之所予者無

負傳曰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故曰美非自外至也完惇慤淳靖而力學問吾知有以成其美矣尚懋之哉

劉瑛字說

學者劉瑛始字廷玉其游賀伯更謂端應圖載玉瑛為寶不斷而成五常並修則見史書漢文帝聿雍郊祠五帝新垣平說立渭陽五廟當有玉瑛出請易之曰廷修余謂方士怪迂之言儒者所不道而周官書玉人之事

貴而純焉賤而駁焉用之於廟祀焉致命於諸侯焉然其溫潤而栗理則皆玉也其制則皆琢磨而成也而璞獨曰天成亦猶金有馬碧有雞也耶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理物之自然而成形其為瑞也固宜夫祭祀聘問征代國之大事也其器必用玉豈以其物之備五常者惟玉為然故君子貴之也而况不斲而成者耶夫物猶以備德為貴而况人乎子也思其名之貴則知所以自貴思其字之美則知所以全瑞世也宜哉

伊波集卷十七

水



